

# 軍事

論波羅的海艦隊至東有益於中國 錄乙巳第八號外交報

天下之至難料者。其戰事乎。難之難者。其日俄戰事乎。溯此十年間。人事萬變。人心之對於事者亦萬變。甲午之後。日日有英俄交戰之謠傳。其時之人。若惟恐英之不肯與俄戰。然而叩其所為。則不能舉也。癸卯之後。日日有日俄交戰之謠傳。其時之人。又若惟恐日之不肯與俄戰。然而叩其所為。則亦不能舉也。吾人推求其故。殆因俄人侵略之日急。俄人外

自昔以來。最得我國之信用。其致失我國之信用者。凡二事。一由於戊戌之租借旅順。一由於癸卯之重占奉天。因其租借旅順也。而後吾人有英俄交戰之觀念。因其重占奉天也。而後吾人有日俄交戰之觀念。此俄人之失策也。我國政府。既不敢與戰。則望他國之有能為我拒俄者。即以自慰。而他國拒俄之後。亦不能無所索於我國。則不暇計也。此亦人情用心之常。有未可以苛責者矣。

顧自日俄交涉以來。其觀感種種之變幻。凡事皆為意料所不及。方日俄之協議也。羣謂日必畏俄。殆不敢戰。聞者為之惴惴。而其後乃不然。方日俄之始戰也。羣謂日人之勝。由於暗襲而成。指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事若與俄人成列而戰。則勢將不敵。聞者又為之惴惴。而其後又不然。方日人之屢攻旅順不下也。羣謂旅順必非日人所能攻入。聞者亦不免為之惴惴。而其後

軍事

二百四十七

乙巳

又不然。及其波羅的海艦隊之東來也。羣謂波艦既至。戰局延長。形勢將一變。聞者更爲之惴惴。其後乃聞波艦隊不復東。則相謂爲亦如昔日諸事之過慮也。然而波艦則竟至矣。於是人心忽易。其自旅順降日後。所具日勝俄敗之成見。而復其旅順未降以前所皇皇不定之神情。今之國論。蓋可知也。夫波羅的海艦隊之至。其於日勝俄敗之成局。一無改易耶。抑於日勝俄敗之成局。大有變化耶。抑於日俄勝敗之外。別有所圖之目的耶。本報不敢知也。本報所敢知者。無論日俄之誰勝誰負。而吾國必須求一最利於我之位置而已。蓋日俄之戰。其孰勝孰負。雖非吾人所敢知。而日勝之後。我國受何種之影響。俄勝之後。我國受何種之影響。則可援歷史之所從來。而求結果之所必至。凡於外交事實有所經驗之人。不難預算而決也。預算既得。則吾國當擇一最利之途。以自處計至急矣。雖吾國今日所處地位。必不能有利而無害。而兩害之中。擇其輕者。卽亦爲利不能淡焉。漠焉。視日俄之戰。將與天地無終極也。此不得視爲破壞中立之說也。夫中立者。乃不得以實事實物於兩戰國中。使一戰國有所利害之謂。而非因兩國交戰。中國不得自計其利害之謂。若謂并本國自計其利害。亦在所不可。豈有形之事物有所謂中立而無形之思想。亦有所謂中立乎。必不然矣。而何以吾國之人。若思想亦告中立哉。本報竊計吾國之人。亦非真謂日俄之戰之絕無與。

於中國。可如六合之外。聖人存而不論也。但其意誤。以爲中國將來自處。必以兩國之勝負而定此意。一萌。故兩國之勝負。旣俛得俛失。變幻萬端。而吾國之政策。亦畏首畏尾。進退維谷。觀其意。若謂吾今但日宣言謹守中立。而又不輕啓釁端。則人將見諒。而目前可以無事。他日若日勝。則東三省來歸。固不耗一金。殺一人。而光復舊物。若俄勝。則吾失東三省耳。車三省固已失者也。庸何傷。如此思之。故其政見。可以隨日俄勝敗之疑似。以爲轉移。而互一年餘。終不聞有一定之預備。嗟乎。吾人毋謂日俄戰局。方長。可以徐爲佈置也。彼其和議未嘗不可。密議於宮廷。而於戰事。方殷之時。一旦突然宣露。予我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勢。至其時。而圖之已無及矣。至其時。固不能以嚴守中立一言。謝天下也。使計及此。則波羅的海艦隊之至。非惟不可再爲觀望。且正宜及此之時。施其外交之手腕。蓋當此之時。日俄第一期之戰局告終。而第二期之戰局方始。斯時俄固畏日日亦畏俄。彼此均懷疑慮。而列強環視。亦將各化其積時之成見。而靜待二國之自取。以爲方皆所謂未定之天也。惟其政策未定。我乃得以施其運動。以徐爲著手之法耳。非然者。若日俄之勝負已定。列強之政見已堅。尙有容我啓口之地哉。故波羅的海艦隊之竟至東方。非天之所以窘中國也。乃天之所以相中國也。